

沉水香

羽井缺一◎著



浙江『新荷计划』文丛

浙江工商大学出版社
ZHEJIANG GONGSHANG UNIVERSITY PRESS

沉水香

羽井缺一◎著

浙江工商大学出版社
ZHEJIANG GONGSHANG UNIVERSITY PRESS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沉水香 / 羽井缺一著. —杭州: 浙江工商大学出版社, 2018. 8

ISBN 978-7-5178-2899-0

I. ①沉… II. ①羽… III. ①长篇小说—中国—当代
IV. ①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18)第 180285 号

沉水香

羽井缺一 著

-
- | | |
|-------|--|
| 策 划 | 杭州万事利天时文化创意有限公司 |
| 责任编辑 | 刘淑娟 任晓燕 |
| 责任校对 | 穆静雯 |
| 封面设计 | 林蒙蒙 |
| 责任印制 | 包建辉 |
| 出版发行 | 浙江工商大学出版社
(杭州市教工路 198 号 邮政编码 310012)
(E-mail: zjgsupress@163.com)
(网址: http://www.zjgsupress.com)
电话: 0571-88904980, 88831806(传真) |
| 排 版 | 杭州朝曦图文设计有限公司 |
| 印 刷 | 杭州半山印刷有限公司 |
| 开 本 | 710mm×1000mm 1/16 |
| 印 张 | 15.25 |
| 字 数 | 217 千 |
| 版 印 次 | 2018 年 8 月第 1 版 2018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 |
| 书 号 | ISBN 978-7-5178-2899-0 |
| 定 价 | 48.00 元 |
-

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印装差错 负责调换

浙江工商大学出版社营销部邮购电话 0571-88904970

水粉香

你闻到过水粉香吗？

香，总能勾出各类欲望：爱欲、食欲、情欲、性欲……

但有种香，绝对不属于上述范畴。它是浓烈的，暗色中燃烧着怅惘；它又是醒目的，水粉的白映衬着无尽的黑暗。

宛若一朵伤花，用尽最后一抹精魂，在盛放……

这种香，会引诱出你全部的恐惧。它在自然界中神秘地存在着，在你的嗅觉下幽幽飘过……先是这层香，接着是香附着的主，悄悄地独自登场！

你不会愿意闻见这香，你也不愿见到那“主”。若无从选择，见到一次，你便会怕世间万物之香。你会觉得每一股香水味的内核里，都包藏着它。

这，便是水粉香！

——女鬼身上附着的浓香。

壹

午夜，月光孤寂地投入黑夜的怀抱。

夜，四处奔涌，大千世界在它的快速流动中，形和魂都凝固。

在青县郊区弯弯曲曲的公路上，唯一活动着的是一辆黑色轿车。

辛远按下车窗，苍白的脸上透着疲惫，右手握着方向盘，左手懒懒地搭在车窗上。

疾风如鼓，呼呼卷进车内，猛吹着他短碎的头发。他眯起眼睛，享受这

份清凉。

沿江公路,依山傍水,却人迹罕至。一边是一片墨色的青湖,一边是轮廓模糊的峰峦,两边都没有路灯。公路,看不到头,也看不到尾。向前一直蔓延的,是黑暗……

只有车开到哪里,车灯的光才照射到昏黑前方的一截路——像无影无踪的幽暗,不停转弯,又不停向前奔涌——轮回无边。偶尔,如死水的青湖,因车灯照耀,折射出点点波光,然而那光是如此了无生气,一眨眼就消散。

黑与光交织着,车灯照出了远方的景物,是兀立在湖旁的凉亭。

中午,带游客经过沿江公路时,辛远不经意望见这古色古香的已有百余年历史的凉亭。凉亭北方有一棵巨大无比、高达数丈的树,向四周伸展着茂密的枝叶。枝叶盖在纤巧的凉亭上方,如一只肥大大手掌。远远望去,亭、湖、树构成一幅美妙山水画。游客惊喜,两人停车前往,在亭内闲坐许久。徐风携清凉,惬意得像时光凝结。辛远和游客坐在亭子里,不知不觉都打了个瞌睡。

醒来后,游客娓娓道来某个故事,从他讲故事的神情中看得出,他为何热衷此地。他口中的故事发生在民国时期,事发地就在青县。这个故事,辛远以前也曾听爷爷讲过,只是两人讲的,略有区别。

那故事,像泛黄的老照片,应留存在记忆里,但似乎又觉得遗漏了点什么,就像一抹最诡异最妖艳的色彩,它就在那,你却忽视了。

还不等辛远的车与凉亭擦肩而过,车子突然有些异样,差点失去控制。他控住方向盘,缓缓向右停靠。下车,借着手机屏幕的光查看,发现车胎上扎进了几个钉子。

一看手机时间,接近零点。

一路开过来,几乎没遇到其他车。这个鬼地方,前不着村后不着店。

他愣愣地站了片刻,身体疲倦,脑子也稀里糊涂的。那几秒,他几乎本能地、孩子气地拒绝接受眼前的困境……蓦然,冥暗远处传来不知名的鸟叫声,冲破了寂静,那叫声凄厉、幽怨、空荡,令人毛骨悚然。

在辛远仰望的视野里,都是影影绰绰的模糊景物,晕染出难以形容的虚

幻感,令人无端生出惊疑。他此刻最大的心愿便是回到家里,痛痛快快地洗个澡上床睡觉,或者,不洗澡直接跳上床睡觉,也行。

总而言之,他就想爬上家里那张床,闭上眼睛,把自己完全抛给睡眠。

——离开这个鬼地方!

他昏昏沉沉地取出手机,茫茫然却不知打给谁。确切地说,手机通讯录里保存的名字不多。以前的手机,从字母 A 开始到字母 Z,添加的人越来越多,可联系的人却越来越少,有些名字只是充数的角色,永远沉睡,沉睡到他无法记起该名字的主人到底是谁。丢了手机后,大部分人跟着旧手机销声匿迹。如今剩下的,是还能在日常生活中有所交集的,寥寥数个。

他按了一遍,看到了“伟娟姐”,大拇指稍稍停留了一下,但只是数秒,名单继续往上走了。不一会儿,看到了“汪犹衣”三字,他没做考虑,直接拨通。

“衣衣,你睡了吗?”

话筒那边传来夜猫子汪犹衣中气十足的声音:“啥事?”

“我车胎坏了……”

“你在哪? 我来接你。”

“在沿江公路的凉亭……”

挂下电话,辛远给车子熄了火,不知道做什么,只能坐车里出神发呆。

安于现状,和着夜色中的宁静,使得思绪少了白天的躁动,有了一份半梦半醒间的恍惚。

他微睁双眼,静静凝视着前方。那棵大树隐匿在黑暗中,凉亭半露半藏。他想象着凉亭下被夜色覆盖的湖面。黑暗中,他那双清澈的眼睛,泛起丝丝暗流。这样一双眼睛,偶尔,会让人窥见至简明净的内心;偶尔,能读出他生活的闲散;偶尔,空得像丢了魂魄……

渐渐地,这车子成了幽暗斗室,能活动的斗室。它渐渐颤动起来,车玻璃成了流动的水晶绸带,流泻出异样姿态。若伸手,似能触及微妙的光带。它们在轻微荡漾中,不动声色地蔓延着,蔓延出一种难以形容的虚幻感——晃动着,流动着……

——好似在水底。

这个念头,犹如被人伸手一拍,他惊醒了,连带那个梦,想再回头捕捉,却是不易。

意识的触角,上半秒延伸在世界尽头,下半秒却安放在他躯体内。一条脑海里的秘密路径,刚现形,又隐去,直至无痕……

莫名其妙,身体突然有所感应,周围已变成伸手不见五指的黑暗世界,气温骤然下降。

他定睛细看,仍旧是在车子内,逼仄的空间,一动不动的车玻璃。再望前方,在暗夜中,依然会有些微光,辨别得出凉亭外廓的模糊线条。死建筑仿佛也能活,让人产生出一种它正隐隐约约朝自己走来的幻觉。

刹那间,他快速地眨了几下眼睛,头皮有些发麻,车内空间越局促,内心就越忐忑。

一份宁静,莫名其妙被打破了。

他下了车。

世界正进入万籁俱寂状态,而他总有种焦虑的等待,仿佛要从这寂静中听到一些神秘声音……越是走近那破败的凉亭,越是感觉异样……

走进墙烂椽损的凉亭,他依旧选择了中午坐过的那条石凳。虽然气温适宜,但午夜时分,一坐在石凳上,身体所触及的凉意,迫人精神一振。

凉亭下方,便是湖。有道石栏杆,拦住人的去路。要不,黑灯瞎火,脚踩空掉水里,也未必可知。

静静的夜里,清风拂过身体,记忆中有阵阵颤抖,像是不稳的画面,辛远想要抓住点什么,却又不知那是什么。

一个女人的笑脸,闪现在他脑海里,像电流经过似的,刺啦啦,刺啦啦……他却总是抓不住,难道那是斑驳的银幕上曾出现过的面孔?

辛远笑了笑。他除了嗜睡,最喜欢的,便是胡思乱想。

有一缕香,若隐若现,幽幽飘来。辛远深吸了一口,随着呼吸,嗅觉发挥了最大想象,令他倏尔不安起来。气味没变弱消散,反而越来越浓,浓到令人产生一种奇怪的感觉——恐惧。

你可以闭眼不看,可以充耳不闻,但无法不呼吸,无法逃避那香味。

外面真有了动静。

辛远定睛一看,眼前洞黑一片中,浮现出梦一般的景象——只见一个孤零零的身影,出现在凉亭内。

是一个女人,身影瘦弱,穿白色旗袍,淋过大雨似的,全身上下都湿淋淋的,无声地坐在外面石凳上。

半夜三更,怎么冒出个人来? 辛远困惑地望了望外面,薄月钻出厚云层,高悬上空。这样的天气哪来的雨水? 再看她的穿着,更是古怪。

周围空气,倏忽间变得阴冷。

那股香味更加浓烈,有一股直抵心灵最隐秘处的力量,正随那香味,愈钻愈深。

她背着身,看不到脸,丝丝缕缕的长发发梢在不停地滴水。她缓缓俯下身去,大概在呕吐,大口大口的,却是水……她不停呕水,却是无声的。

空气中,大团大团的寂静,所有声音被屏蔽了似的。诡异安静,寒气逼人,蔓延整个空间。

辛远心生蹊跷,忍不住打了个寒战。

他发声,声音里有颤抖:“喂,你怎么了?”

被湿发黏住了半张脸的女人,听到了他的问话,被黑发包裹着像木偶一样的僵硬头部,缓缓转过来……

惊悚在弥散! 此时所有声音开始复苏了,他听得到自己胸膛内加重加快的心跳声、沉重的呼吸声……在那一瞬间,恐惧感油然而生,备受煎熬的他猛然想到了三个字。

——水粉香!

突然对面有一束刺眼强光袭来,辛远被迫闭了一下眼,睁眼瞬间,本能地朝光亮处看去。只见一辆车迅疾驰来,一个急刹车,停在了凉亭前。降下车窗,露出一个女孩的脸,还有震耳欲聋的摇滚乐。

“上车!”女孩子喊道。

原来是汪犹衣。辛远迎上前去,又想到那凉亭里的女人,回过头去,惊讶地发现:凉亭内已空空无人。

刚打开车门,他想了想,转过身。

“怎么了?”汪犹衣疑惑地看他走向凉亭,“你落东西啦?”

辛远按了手机按键,屏幕亮了,他照着刚才那女人坐过的石凳看。

——石凳上,很干燥,没有水渍,一滴水都没有。

隐隐中,只有一缕幽香,遗留在空间,似乎正从石缝间,一丝一丝地散开来,如水般,在空气中一层层晕开。

“你闻到了吗?”辛远问汪犹衣。

“什么什么啊,上车,走了!”汪犹衣的声音如摇滚乐嘶吼般。

❧ 贰 ❧

辛远突然想起自己做过的一个梦:

“……很害怕那个死后的世界,但耳边总能听到他们的声音。明知不能逃,还是想搏命一试。子弹无处不在,他是最后一名幸存者。以为安全,直身瞬间,一颗流弹飞进他额间……那一刻,视力模糊,生的世界变了形。同一秒,灵魂出窍。看到那个他曾惧怕的世界和鬼魂,心中的恐惧竟离奇消散,甚至还有一份阴郁的安然。大家相视一笑,有些指指他额头。不用说,他也知道那边有个洞。他笑了:原来这里并不可怕并不荒芜,只是大家的样子都不好看……”

那个黑色的梦境,让他在醒后的几分钟内,心生恍惚——以为梦中才是真实,而醒后的一切都是梦境。

此刻,朦朦胧胧、昏昏暗暗,他怀疑自己刚才所见,宛若投射在水面上的倒影,被风吹成弯曲的幻波,风定了,它便消失了。

那见,是见吗?

或者,根本未见,只是心的幻影,眼的错觉……

他大病过一场，自此以后，体力心力都跟不上从前。特别是自己的性灵，有时敏锐过头，有时却愚钝不堪。自己的精神之屋，仿佛承载不了沉重肉体似的，时时会走神一场，在万里之外飘荡，连光都追不上。

辛远定了定神，像是把自己的灵魂从那凉亭重新揪回体内。一上车，音乐轰炸似的，像怪兽在嘶吼，他习惯性伸手将音量按小。

汪犹衣看了一眼辛远，嗤笑道：“真粗鲁。”她伸出手指，摁了一下停止键，问：“今天介绍给你的游客怎么样？叫啥汤的？”

“汤一友？”

“对，汤一友。”

辛远想了想，说道：“蛮怪的一个人。”

“怪？”

“他不去旅游热门景点，却爱往小巷小弄钻。”

“怎么听起来像以前的卖货郎？”

辛远笑了，他想起汪犹衣说她小时候追着卖货郎屁股跑的情景，他模仿卖货郎的吆喝声：“卖雪花膏，卖香粉咧，要不你先给钱，下趟我给你捎东西？”

“我看他开的价挺高，偷偷把他从旅游公司截了下来，转到你这里。拜托啊老兄，我在冒风险，你倒好，见人情的话一句也没有，还要我付钱才给捎东西，你索性把你自己捎过来好了。”

一说出口，两人沉默了一下。

“谢谢衣衣。”辛远先打破了这份沉默。

“哈，我们是兄弟嘛。”

“对，兄弟。”辛远心不在焉。

汪犹衣假装嗔怪地睨了他一眼，低低道：“前世欠你的。”

两人不自觉地又沉默了下来，只有车轮碾过地面的胎噪。

辛远关上车窗。身子在上车前早已冷汗涔涔，风吹更觉不适。他目不斜视地看着前方，渐渐出了神。

一旦出神，眼睛便会怀疑起所见的一切：前方像巨大黑洞，车灯像伸出

手探险的勇者,不时撕破魑魅黑夜。

路边有竹林。有些不知遭遇了什么,竹身被拦腰折断。有一竿一半颓倾在外,前半截已呈枯败之势,车子与它靠得很近时,竹梢受震颤动,残存的身体摇曳着最后一点生命力。

辛远从后视镜中望着,那竿醒目而怪异的竹子,残留在他眼里,渐渐远去,与黑夜化成一体……

到了辛远家楼下,彼此道了声晚安。汪犹衣把车灯开亮,照亮了辛远身后那幢楼,也照亮了门牌号——“西藏新建路5号”。

汪犹衣喊住了辛远:“辛远,把你车钥匙给我。”

辛远没想太多,便直接从裤兜里摸出钥匙,递给汪犹衣:“车胎坏了,能用吗?”

“你睡个懒觉,车胎交给我去修。”

辛远这才明白汪犹衣要车钥匙的意思,他想阻止,对方早已快速倒车。她个性就这样,好心又霸道。知道阻止无用,他放下了手。

车子转弯前,汪犹衣从车窗里伸出左手,摆了摆。这是她常用的再见方式。

他笑了,也挥了挥手。

楼道里,没有灯,只能靠摸。多年来,他已经养成了摸黑走楼梯的能力。

先11阶,再7阶,转弯再11阶……秩序依旧,从不改变,经历的是重复的感觉。周围只有自己一个人,走熟悉之道,竟产生诡异错觉,恍惚间总以为自己会一脚踏空……

快到家门口,真一个趔趄,差点摔倒。

奇怪!

按亮手机,用屏幕的光照了照黑魑魑的楼梯口,还是老样子啊。他笑了笑自己,关掉了手机。

左边这间,住的是他年高九秩的爷爷,右边这间则是辛远的。

这是陈旧的集资房,已有二十多年。住户大部分是老年人。像辛远这般年纪的,大多搬去了单身公寓、高层大宅或排屋别墅。辛远没有住大房子的欲望,也不在意世人的目光。天性散漫的人,不想明天,过完一天算一天。

走到自己家门口,疲倦已从头到脚包围了他,但他还是走到爷爷房子前,凭手感辨别出爷爷房子的钥匙,摸黑打开房门。

自从他父母遇意外去世后,这是他多年来的习惯:不管回家多晚,他都要先去爷爷那边看一眼。

爷爷身体一直很好,思维清晰敏捷。在爷爷这个年龄,他的大脑,或许算是奇迹般的存在。

但辛远是受过意外之痛的人,总是有根绷紧的神经,觉得头顶上悬着一把命运之锤,指不定哪天就劈头盖脸地砸下来。更何况,年迈老人,像一颗即将消逝的星,虽仍散发着生之光芒,但谁也说不准它的光芒能维持多久,或许,下一秒它就会跃入死域。

辛远凭感觉,蹑手蹑脚摸入爷爷卧室。

还未进房,有股熟悉气息悠悠飘来,似药味,更似老人身上的气味,却不会令人不适,相反,那是温和的香,令人安静沉心。感觉总是虚无缥缈,嗅觉刚捉住缕缕馥郁,记忆搜索对比物,却在搜索到一半时,又飘走了。

从小到大,此独特气味是亲切符号,是爷爷的气息。

但今晚,他又一次想到了水粉香。

是谁讲的,已无处可觅。这似乎是青县老人们最爱讲的一个鬼故事,它一定以凉亭作为背景,也需要夜行者作为故事中的人物:

某深夜,行路疲惫的人,看到一座凉亭,想进亭子歇歇脚。在幽暗之中,他却闻到了浓郁的水粉香。这香,最能考验人心。如果一个人德行可敬,在层层叠叠的香气里,能嗅出恐惧,他一定不敢逗留,会起身离开。但心术不正之辈,在嗅出恐惧之前,却先会被浓艳吸引。怀着猎艳之心的人,最终会与恐怖的女鬼面对面……

辛远笑了笑。

那故事如此深入人心,深深地埋在他心底,如投影仪一般,遇到特定环

境便会催化、重演。

有一丝路灯的微光，从窗的一条缝隙中射来，附在墙上的某个玻璃镜框上，冷冷地发着清光，那镜框内，安置着奶奶的遗像。

以前，他敢和已故的奶奶对视，最初以为画像里奶奶的视线是聚焦在最中间，但渐渐发现不是的……于是，他经常玩的一个游戏，是和奶奶“捉迷藏”——一旦他动，画里奶奶的视线也跟着动，后来他加大活动范围，惊讶地发现，不管他移动到哪，遗像里的眼睛似乎总瞅着他，除非他把自己藏起来，连自己都看不见那张遗像为止。

陪伴爷爷的，不仅有那股熟悉气息，还有墙上这张遗像。

是亲人，不会觉得可怖，就像这气味，反而令他心安……他再次嗅了嗅爷爷房间里的的气味，确切地说，是爷爷睡着的那张木床与他本人所混合的气味。

那张黑灰、黑褐纹理相间的床，没有华美雕刻，无纹饰无镶嵌，朴素古旧。床前下方是脚踏，脚踏右边是二斗二门小橱，左边是一只马桶箱，类似的床在大部分民俗博物馆都可以见到，但爷爷的这张床普普通通、简简单单，比不得陈列在博物馆的那些金漆雕花床的精致贵重。

记忆中，爷爷这张床比父亲的年龄还要大。爷爷一生清贫，一张床，睡了一半辈子都舍不得换。他节俭的生活态度，由此可见一斑。

辛远走近脚踏前，屏住呼吸，仔细聆听爷爷的呼吸声。

这是每晚睡前耳朵必做的功课，也是内心隐秘的折磨，他心头明白：这呼吸声，总有一天会消失……

老人呼吸声重，在夜里特别清晰。

辛远心安，转身欲离去。

忽然感觉不对——以往，爷爷的呼吸虽重，但有规律，可今天，老人呼吸急促而粗重……辛远犹豫了一下，不敢马虎，他脱了鞋，踩上脚踏，摸索着按亮了台灯，微微弯腰，凝视爷爷。

爷爷满脸褶皱，睡觉的样子却很天真。眼皮感应到了外面的亮光，他费力睁开眼，空空地望了望辛远的方向，又闭眼睡去。

辛远心生不安,爷爷神态里隐约有痛苦。他再仔细一看,发现枕头颜色有些异常,伸手一摸,半边枕头,竟然是湿的。他伸手摸爷爷的额头,额头又冰凉又粘湿。

“爷爷?”辛远把手缩了回来,心里一沉,觉得不妙。

“嗯……”爷爷喉咙里滚动着“呼哧——呼哧——”含糊不清的声音,他又一次努力睁开眼,聚焦了好长时间,才看清对面的人是谁。

“爷爷,你不舒服吗?”辛远轻声问,怕惊醒了老人。

爷爷清醒了,慢慢从被子里伸出手来,略有些吃力地指了指腿的方向,声音虚弱:“我,摔了一跤,腿有些疼。”

辛远轻轻掀开被子,果真是啊,爷爷的小腿,在踝关节上方约 15 厘米的地方,明显变形了。

不知爷爷怎么摔了一跤?也不知这么大年纪的他是怎么爬回床上的?更不知他是忍了多长时间的痛,一个人昏睡着……老人一定是怕惊着他,又唯恐耽误孙子的工作,才独自硬撑着,一声不吭。

爷爷佯作若无其事地笑了笑,可额头的冷汗暴露了疼痛对他的折磨。他望向辛远,眼睛像孩子,透着安慰,似乎在说自己都不信的暗语:我没事。

爷爷怎会没事?! 亏他忍了那么久……辛远眼有些酸。

辛远弯下腰,抱住爷爷瘦弱的身体,借此逼自己咽回眼泪。

“走,爷爷,我带你去医院。”

“我”之一

白天,燥。

黑夜,凉。

偶尔,看一眼夜来的入口处,望不到一丝亮光。

夜色,让一切都混沌成一片。站立时间久了,会产生错觉。就像一个人

仰着脖子看天上落下的雨,看着看着,会以为雨是停滞的,而自己却是在往上飞。

自己的心,像脱缰野马,朝未知前方,狂奔。

外面传来动静,是救护车的呜呜声,朝这个方向,疾驰而来。

我抬起一只脚,站的时间久了,微微有些麻。

在救护车灯照到这幢楼前,我已离开了所站位置。

车灯发出的白光刺眼、强烈。它刺着人的眼,令眼睛无法承受,本能地竟想回避。

那光,笼罩住了整一幢楼。

也笼罩住了那门牌号,将其更醒目地显现——“西藏新建路5号”。

叁

忙碌了一晚,才将爷爷在医院里安顿下来。医生吩咐辛远,爷爷一周后可做闭合性骨折的手术,要先去交住院押金。

“做手术要打钢钉钢板,你要用进口材料还是一般的?”医生问。

辛远想都不想答道:“当然要好的,进口的。”

“进口的,要五万多。”医生头也没抬,说。

辛远意外地愣住,舔了舔嘴唇,说话变结巴:“进,进口和一般有什么区别?”

“进口的,韧性好,重量轻,弹性和人体骨骼相近,最重要的是,不容易生锈。”医生抬起头,打量了一下辛远,“你自己想清楚。”

“还是要不生锈钢的,进口的吧。”辛远坚持着,但语气显然没了最初的底气。

攥着医生开出来的收费单子,辛远出了医生办公室,脚步有些沉重。

五万元。

——这是初期入院的收费,将来住院费、医药费等累积上去,将远远超过五万。

自己的银行卡里,是三万多一点的存款……远远不够。

辛远和很多人一样,做着一份不喜欢的工作,研磨青春,磨灭激情,省吃俭用,攒钱度日,不是他们不想逍遥挥霍,只为了防守一个未来,一个平安之未来。换言之,是防天灾,也防人祸。

生活就是如此乏味——为了应付生命中猝不及防的种种,积攒能量,年年,月月,日日,不敢懈怠。

为了一个坏的可能,过着最不如意的生活。想来,很可悲,可谁不可悲呢?

辛远今天才意识到这点,但这份意识,来得还是太迟。他心中充满了自责,对自己曾经如此吊儿郎当、漫不经心地过活。

他站在收费处,明知不可能,但还是硬着头皮问:“我能否先交一点费用?剩余的,过几天再来缴。”

穿着白大褂的收费大妈翻了翻白眼,皮笑肉不笑地说道:“医院是吃白食的地方吗?”

“我会尽快缴齐的。”

“你同院长说去!”收费大妈毫不客气地将单子扔了出来。

薄薄的单子在空中停滞了一秒,像它面前这男人脸上的表情,紧接着,毫无重心地飘来荡去,直至坠落在地。

辛远尴尬,蹲下身,捡那张纸。

一只陌生的手也朝单子伸去。辛远抬头一看,竟然是汤一友。

“你怎么在这?”辛远诧异。

“我可能感冒了。昨天凉亭的风吹得我头有些晕晕乎乎的。”汤一友果真有些鼻塞,说话都带着较重的鼻音。

“这个季节,温差很大。你刚来,还不适应。”

汤一友笑了笑,点点头,问:“你怎么在这里?”

“我爷爷昨天摔了一跤，胫腓骨骨折。”

“啊？”汤一友瞪大了眼睛。

“医生说了，过一周才能动手术，他已经九十多岁了，身子骨一向硬朗，这次要吃苦头了。”辛远叹了口气。

“怎么，刚才我好像听到你在说费用的事……”

如果这一刻能做隐形人，辛远绝不二话。周围排队的人仍用异样的目光打量着辛远，有几个，指指点点，哧哧笑着。那些窃窃私语声，比收费大妈的分贝似乎还高，它窸窸窣窣叽叽咕咕，像浪潮，一波又一波，冲击着辛远的耳。

“还需要多少？”汤一友问。

“什么？”

“你爷爷的医药费，还差多少？”

“两万。”辛远垂下了头。

汤一友没再多说话，从他挎包里取出两叠封好的百元大钞，递给辛远。

从困顿中突然抽离，最初反应竟是无法接受。辛远一瞅到钱，顿时傻了，过两秒，才弄明白汤一友的意思，他赶紧摇头摆手。汤一友一把捏住辛远的手腕，将那两叠钱放到辛远手上。辛远捧着手上那叠钱，不知所措。汤一友恳切劝道：“别推辞了，你现在需要这一笔救命钱。权当我提前给你支付劳务费。”

“你给我的劳务费也不需要这么多……”

汤一友拦住了他的话：“需要的。实言相告，我不是一般游客，我来青县，不是为了游山玩水，而是为找某样东西。那东西很重要。我想多个助手，一起帮我找。如果找得到，这报酬算提早预支了。如果找不到，你退我一万。你看怎么样？”

辛远明白了汤一友的意思，对方坦率地望着他，辛远不自觉犹豫了。是的，他需要这两万元钱！

但是，有某种说不清道不明的念头在他心中跳跃，像微弱火光，亮晃了一下，便一闪而逝。